

乱世生涯

阮班鹤 著

闻天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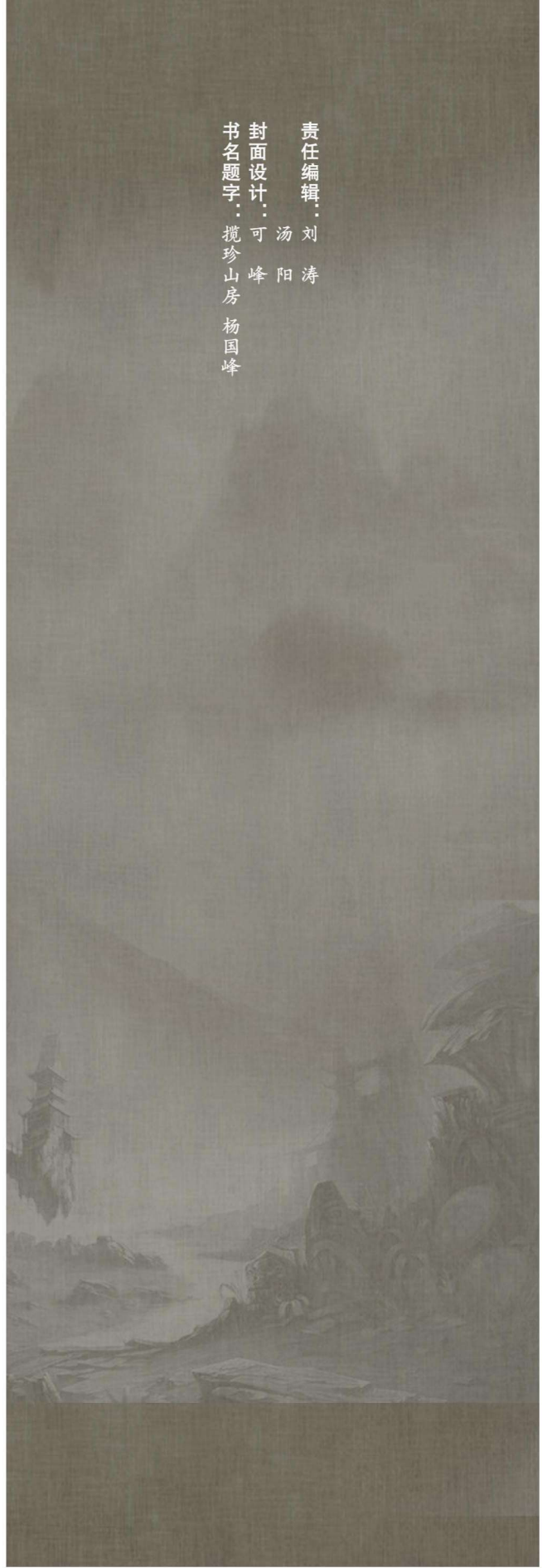
作者简介

阮班鹤，男，1949年生于陕西临潼，中共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曾当过农民，参加过三线建设，后从事教育工作直至退休。退休后致力于文学创作，在各大报刊发表多篇杂谈、散文。著有长篇小说《西风怀仁》。

责任编辑：刘涛

封面设计：汤阳

书名题字：揽珍山房 杨国峰





乱世生涯 声闻于天

微信



微博



ISBN 978-7-5513-1432-9



9 787551 314329 >

定价：52.00元

乱世生涯

声闻于天

常州大学图书馆
藏书章

阮班鹤
著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声闻于天 / 阮班鹤著. —西安: 太白文艺出版社,
2018. 3

(乱世生涯)

ISBN 978 - 7 - 5513 - 1432 - 9

I. ①声… II. ①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06479 号

声闻于天

SHENG WEN YU TIAN

作 者 阮班鹤

责任编辑 刘 涛 汤 阳

封面设计 可 峰

版式设计 张亚娜

出版发行 陕西新华出版传媒集团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

太白文艺出版社发行: 029—8727774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字 数 337 千字

印 张 20.75

版 次 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5513 - 1432 - 9

定 价 5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寄出版社印制部调换

联系电话: 029 - 87250869

鹤鸣于地，声闻于天

——阮班鹤长篇小说《声闻于天》序言

韩怀仁

和班鹤兄相识，是2012年8月29日在我校举办的“洪庆文友诗文书画展示会”上。他是和书画家王季庆、铁路运输学院教授蒲宏、“西北虎王”阮班超几位兄长一起来的。头一次见面，当阮班超先生向我介绍说“这是我弟”的时候，当班鹤兄把他的长篇小说《西风怀仁》送给我的时候，我心灵的深处不由自主地生出了一声惊叹：临潼阮氏家族真是了不起啊！其祖德何其高厚，家风何其淳良，文脉何其辽远，福祉何其绵长啊！阮氏后辈一个一个都如此优秀、出类拔萃！阮班超是能诗善画、声动京华的“西北虎王”，阮班鹤又是一位教书育人、声名卓著的校长和能够创撰长篇小说的作家！两弟兄的精神气质特立卓异，让人不得不敬佩。班超兄英风超迈，谈吐睿智犀利；班鹤兄则谦逊恭谨，亲切温和。两位仁兄皆是我的知音。

班鹤兄既是我的知音、知己，那么，为他的新作写一篇序言，自是责无旁贷的事情。为什么古人能“士为知己者死”？盖情之所至使然也。

说实在话，当班鹤兄把这部沉甸甸的书稿送到我面前时，我是十分惊讶的。五年前他才向读者奉献出一部长篇著作《西风怀仁》，现在他竟又捧出这么厚重的一部《声闻于天》。我的惊讶很快就转化成了羞愧：和他相比，我真是有点儿懒惰了，他的勤奋程度实在令我汗颜。

言归正传，说《声闻于天》吧。

“声闻于天”一词，是班鹤兄从西安鼓楼牌匾上摘录来的。他之所以用这个词做这本书的名字，是因为这部小说写到了一个唱秦腔的民间戏班子，戏班子里的人不仅戏唱得好，而且人品戏德亦令人敬重，无论声望还是音调，均有“响遏行云”之势态。

作为先睹为快的读者之一，在读完全书之后，我脑海里忽然就涌出了

“鹤鸣于地，声闻于天”八个字来。为什么？因为这是作者班鹤深入民间底层，根植人民大众，从大地深处汲取营养，用心血凝结而成的一部散发着浓郁乡土气息的长歌。这支很接地气的心灵交响曲，是一只志在高天而立足大地的“鹤”所发出的激越鸣唱，这鸣唱具有极强的穿透力，所以声闻于天乃势所必然。

这支“长曲”值得称道之处很多，我这里概要举出三点：

其一，故事有趣，引人入胜。和当今许多散文式的小说相比，《声闻于天》仍遵循中国传统小说的规律，首先要给人讲一个有趣有味的故事。班鹤兄以民国年间流传于西安东府一带的一首民谣为引子，引出了被俗称为“窝子班”的一帮秦腔艺人。通过对这个民间业余戏班各色人等命运遭际的铺陈，给读者讲述了一个又一个既源于生活又带有传奇色彩的生动故事。尤其是以该班社核心人物孙狗娃为主要线索讲述的故事，始终牵动着读者的心，让人欲罢不能，非要读完全书了解个究竟不可。孙狗娃为了替父报仇，经历了许多坎坷，最后在慰问中条山抗日军队的征程中，高吼着慷慨悲壮的秦腔，抱着一个日本鬼子跳进黄河同归于尽。在他跃入黄河的那一刻，令人热血沸腾、荡气回肠的秦腔自然而然“声闻于天”。起伏跌宕、回环曲折的故事情节，具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其二，人物形象，性格鲜明。尽管有一个时期，“旗帜树立，新花乱放”的文艺理论界曾有人倡导所谓的“三无”（即无主题、无情节、无人物）小说，而且在很短的一个时段内还曾成为一种时尚。但我一直认为，好的小说，不但要给读者讲述一个曲折动人的故事，更重要的是要在讲述故事的过程中塑造出栩栩如生、呼之欲出的堪称艺术典型的人物形象来。相较于编织故事，塑造人物的难度更大，因而意义也更大，境界也更高。那么《声闻于天》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呢？我认为，班鹤兄在这方面是成功的。读完全书，心地善良、生性耿直、疾恶如仇、敢作敢为的孙狗娃，信奉“心地纯洁、品德高尚的人才能精于学问，才能更注重志向，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泮池爷，“戏包袱”高贵生，“风趣幽默脑瓜灵，说出的俏皮话能笑死人”的三麻子……他们个个有血有肉，其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皆跃然纸上。他们虽性格各异，但都展现出中华民族勇敢、善良、勤劳、忠厚、自强、自重，智慧而不狡诈，宽宏而不愚蠢等传统美德，散射着感动人心的道德光芒，充溢着满满的正能量。作者塑造的这些人物形象完全可以称之为艺术典型。

其三，描述风土人情，如诗如画；介绍历史掌故，有史家之风。班鹤兄从事教育事业，大半生奋斗在农村基层教育第一线，先当小学老师，后任小学校长。他与社会各界各色人等交往密切，尤其与农民群众朝夕相伴，以其为师，与其为友。几十年间从农民朋友那里搜集的大量的生活素材和民间故事，形成了他的一个材料宝库，并在民俗风情方面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积淀。当他进行文学创作的时候，这些宝库里的宝贝便都自然而然地闪耀出了光芒。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除了不离主线地围绕主人公的人生轨迹讲述故事之外，他还常常张弛有度地插叙一些陕西关中的风土人情（比如婚丧嫁娶的礼节礼仪，满月、堂会的风俗讲究，过庙会的场面，设赌局的阵势等），以及历史上的风云变迁。这些风土人情的介绍和历史背景的陈述，不仅让读者开阔眼界，增长知识，如同观赏美景一般得到阅读的快感，而且也为人物性格的形成和故事矛盾的展开做了很好的铺垫。比如，孙狗娃在上松云岭华严寺赶庙会时碰到野赌场那一节文字就写得格外生动。且看他那主持赌博的“轱辘客”（亦称“宝官”）外在形象及语言的描绘：“狗娃抬眼望了望那个轱辘客，只见他穿着件破旧的长衫，倒八字眉，留着几根老鼠胡须，脚底下放着个小竹笼，吆喝起来像豺狗子在叫，声音‘咯喳咯喳’地响……”这些文字，真让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真有身临其境之感。类似这样精彩生动的描绘，书中比比皆是。在说到刘镇华的镇嵩军进犯陕西、“二虎守长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时，作者这样写道：“民国十四年，北伐战争方兴未艾，吴佩孚东山再起，自封为十四省讨贼总司令，刘镇华被任命为讨贼联军陕甘总司令……由于吴佩孚没有财力为其提供军饷，就一纸手谕让刘镇华军饷自筹。刘镇华提出了‘就地征发’的办法，以‘打到陕西去升官发财’号召官兵。镇嵩军本是一群乌合之众，从官到兵不是打家劫舍的土匪，便是杀人放火的草寇。这帮家伙进了潼关之后，便露出了其强盗本性。他们自制法令，明抢暗夺、横征暴敛、蹂躏妇女，无恶不作。镇嵩军所到之处，百姓涂炭、庐舍为墟。他们长驱直入，如入无人之境……”文笔简练，语势铿锵。几句话就把一个重大历史事件的背景交代得既清楚又生动。史家之风，令人叹服。

全书以“窝子班”的几个秦腔艺人为主人公，自然少不了对秦腔知识的介绍。在“懂家子”（即在某一行当中造诣颇深的人，相当于专家、权威等）田满园因不服高贵生有“戏包袱”之称而专程来“盘戏”（有意刁难的“考查”）时那一大段描绘叙述，简直就是给读者开了一次非常生动

的普及秦腔知识的讲座。比如田满囤给高贵生说：“秦腔戏中人物最多的是《龙凤呈祥》，也叫《大回荆州》，那是亮箱戏。一个戏班到得一个地方，通常在头一晚上上演，为的是让观众见识一下剧团的衣箱和行当。秦腔剧中人物最少的是《红梅阁》，一生、一旦、一净，其余都是配角；生角最多的是《火烧葫芦峪》，只有一个旦角，还是司马懿假扮的……红生最多的戏莫过于《破宁国》，四个红生、一个黑生，人说‘四红加一黑，必是《破宁国》’就是这个道理……”

这些戏曲知识，对于当今的青年读者来说，无疑是极其珍贵的。在当今社会，有很多人对中国戏曲不了解，不熟悉，更谈不上热衷与挚爱了，甚至戏曲专业的队伍也已经出现了青黄不接的现象。为了改变这一现状，中宣部、文化部、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出台了《关于新形势下加强戏曲教育工作的意见》。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声闻于天》对于秦腔魅力的渲染，关于秦腔知识的介绍，无疑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亦可谓“有裨于当世，遗功于后人”的一件功德之事。

班鹤兄倾注心血凝铸而成的这部长篇小说，可圈可点可评可赞的地方非常多，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自可从不同的角度领略其美，无须我絮絮叨叨、指来点去地啰唆，颂赞之语暂且打住吧。

班鹤兄在退休之后仍笔耕不辍，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地而放声高歌。在年近七旬之际为读者奉献的这部长篇小说，的确是一部很有文化价值和社会意义的作品，“鹤鸣于地，声闻于天”。我必须向作者表示由衷的、崇高的敬意。

2017年6月4日

引 子

文武盛地

声闻于天

——摘自西安鼓楼牌匾

光绪二十三年半，

高俊杰全了个娃娃班。

“女子娃”的旦角、三麻子的丑，

木匠红的须生，贵生的走，

德娃子的大净不用吼。

——民国年间流传于西安东府一带的民谣

（摘自《临潼县志》）

高俊杰的戏班子名叫“魁庆社”，当年也曾走州过县，着实火了一阵子。后来他两口子都抽开了鸦片烟不说，高俊杰还嫖起了女人，迷上了“宝场”（赌钱）。尤其在赌钱上，高俊杰像着了魔，他不惜花钱四处投师，精心钻研，把赌钱玩到了极致。转骰子摸雀儿要几是几，缺什么牌补什么牌，平平常常的骰子落到盘子，他闭着眼睛也能听出是哪个点子落地……可谁又知，强中更有强中手，到头来，好大一个家业被他踢腾了个叮当光。为还赌债，高俊杰卖了庄子房、碌碡场，连同魁庆社的戏箱道具都卖了个一千二净，魁庆社像掐了头的蝇子，紧跟着就树倒猢猻散了。剩下那些吃“张口饭”的，谁不是上有老下有小，婆娘娃娃一大堆？碌碡掀到半坡子，闪得前不前后不后的。这可咋办呀？他们在一起长吁短叹，要了半辈子丑的三麻子把腿一拍说：“屎咧！难恹啥哩？事是死的，人是活的嘛，咱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于是大家一合计，就推举孙全德牵头成立了个名叫“得胜班”的坐班乱弹。由于得胜班大都是高俊杰当年的原班人马，因之被当地人称为窝子班。起初他们小打小闹，开不起粉墨挂衣的本戏就

唱折戏、小戏，有事跟事，没事回家种地。他们跟的是婚丧嫁娶、爷庙开光、堂会祝寿、买卖开张、庙会上的许愿还愿、生娃满月……

坐班乱弹也叫“自乐班”，以自娱自乐的形式，在关中流传繁衍了好几百年，那些从属于它的戏子们的艰辛生活和曲折境遇，多少年从未被人提及，在这里或许还可以窥探到当年的蛛丝马迹……



永乐塬上有个南孙堡还有个北孙堡，据说他们的祖上是大明洪武年间从山西洪洞县大槐树下迁来的。初来时只有弟兄两人，到后来就形成了今天的南北两个堡寨，现如今大约有三四百口人，宗祠就设在南孙堡的城门外。孙姓人厉害，周边哪个村也不敢惹，原因是孙姓人在衙门干事的人多，生意人、大粮户有名望的人也多，还有那些行伍出身当官的、跟着刀客胡钻的，总之“鸽的咬的，飞的跑的”都有，黑红不惧，在当地确是一门望族。他们的祖坟被称为“龙骨堆”，坐落在距南北二堡七里之遥的骊山北麓。南北二堡虽说同宗、同姓、同一个祠堂，可每年清明祭祀却是依据族规一年轮换一次，轮到哪个堡子，就由哪个堡子推选出本堡德高望重的人主持祭奠。他们之间对外虽团结一致，可背地里却明争暗斗，为的是把每年的祭祀排场摆弄得红火，唯恐被对方小瞧。今年轮到了南孙堡，主持祭奠的自然南孙堡的族长泮池爷了。

过罢寒食是清明，南孙堡的孙全德前几天就安顿婆娘蒸好了白腾腾的贡馍，买来了上好的香蜡纸表和“金山银山”“聚宝盆摇钱树”纸扎，一家大小穿戴得整整齐齐要去龙骨堆上坟。

清明时节雨纷纷，前几天落了场春雨，到了清明这天却风和日丽、蓝天白云，苍翠的骊山之麓已呈现出春意盎然、草长莺飞的景象，湿漉漉的风吹在脸上，令人不胜惬意。孙家的祖坟——松柏掩映的龙骨堆亦被碧绿的麦苗和金黄的菜花映衬得更加滋润绵软。

孙全德两口带着儿子狗娃来到龙骨堆时，南北二堡已有好多人先他而

至，龙骨堆前的石碑坊下熙熙攘攘，早已摆放了许多纸扎和祭礼，周围的树枝上挂满了一串串雪白的纸钱。因同是一个孙姓，彼此之间也都熟悉，大家见面后论辈分该叫叔的叫叔，该叫爷的叫爷，相互热情地打着招呼。名扬四方的德娃子谁不知晓，老少爷儿们哪个不熟？他刚一走近，老远就有人和他打招呼，有的还握住手问这问那。

德娃子是孙全德的乳名。他自小爱唱戏，人称“一声雷”，后来成了誉满三秦的唱家子。德娃子最拿手的是净角、红生戏。他的声腔激越铿锵、刚中有柔，不但吐字清晰，且嗓音宽广浑厚，夜深人静之后十里路外都听得见。全德早先学的是小生，后因嗓子倒仓被戏班淘汰，没事干就到姐家帮其操持家务。一次在井边绞水，他对着井喊了一声，没想到嗓子又出来了，且不是小生的声腔，而是一副满腔满调的大花脸的声腔。从此德娃子暗暗对井练声，后来高俊杰把他请到了魁庆社。德娃子悟性好，努力刻苦，再加上内行的点拨，没几年就唱红了。他肯动脑、爱揣摩，把个《黑叮本》《下河东》《苟家滩》《满床笏》演活了，御河两岸、骊邑、咸宁两县谁不知道“活包公”“真匡胤”，官宦和商家不知给他披过多少红，封过多少赏。

再者，德娃子之所以受人欢迎，也和关中人的习俗分不开。自古以来，秦人喜好秦声秦音，到了近代，愈发痴迷得不可收，“桃桃乱弹”便是关中对秦腔的俗称。在号称文武盛地、十三朝古都的关中，凡是有人地方就能听到秦腔，少吃缺穿不打紧，没有秦腔是绝对不行的。

庄稼人是世上最苦的人，尤其在这块平原上，出生时落草在黄土炕上，死了被埋在黄土堆下。秦腔是他们大苦中的大乐，当他们在田野里累得筋疲力尽时，立在犁沟里大喊大叫一段秦腔，那心胸肺腑、关关节节的困乏便一股脑儿都荡涤尽了。他们走路干活哼着秦腔，红白喜事唱着秦腔，茶余饭后议着秦腔。即使在“赤地千里，一街九棚”的灾荒年间，那些蓬头垢面吃“舍饭”的，在舍饭场喝一老碗稠苞谷糝糝之后，躺在阳坡里晒暖暖时也忘不了哼上几句“吃饱咧，喝胀咧，跟他财东一样咧！”关中人幽默张扬、诙谐俏皮，挖苦调侃人时都离不开秦腔戏里的词句。他们把那些不争气恨铁不成钢的少年子弟戏为“娘的儿”，把一生坎坷不济、命运多舛的人称作“实可怜”，还把成年人输给了小青年谓之“苟家滩吃了娃的亏”。秦腔是顶顶世俗的，它陪伴着秦人一代一代打发着清清贫贫、朴朴素素的日子。难怪西安鼓楼上的匾额这边题着“文武盛地”，那边便

是“声闻于天”……

孙全德多年都未上过坟，大家见他来了，心说，今儿好了，祭奠完毕兴许还能听他吼几板乱弹。那些与其年龄相仿的戏迷们，围过来嘘寒问暖、打趣聊天，把他围了个密不透风，孙全德也满脸赔笑忙不迭地向老少爷儿们点头问候拱手行礼。

正说话间，忽然从人群外传来一句厉声的质问：“德娃子，你干啥来了？滚！你给我滚！”这声音如同钟磬撞击，带着一种金属般的喉音，虽说声音不高，可是能传得很远。紧跟着一个花白胡须的瘦高老人走了过来，他分开众人，一把揪住孙全德的领口就往外揪。大家定睛一看，原来这不是别人，正是主持今天祭奠的孙姓族长泮池爷。泮池爷身穿藕色丝质长袍，外罩黑缎团花马褂，脚蹬一双黑冲服呢双梁千层布底鞋。只见他满脸怒气，花白的胡须乱颤，脸上的肌肉不住地抖动，大声斥责孙全德说：“滚！滚远点儿，你凭啥到这儿来？打先人的脸来了，是不？”

孙全德冷不防被推了个趔趄，才要发作，待看清了是泮池爷，便忙不迭地鞠躬作揖，尴尬地陪着笑脸解释说：“呵呵……是您……三爷，您老身子骨好！我今天没事在家，就领着娃娃……”泮池爷排行为三，村里人大都称他三爷。没等孙全德说完，泮池爷不容分辩地说：“悄着！这儿没你说话的份儿，回去！马上给我走人！”说着又推了两下。孙全德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尴尬地站在众人面前，羞得无地自容。他唱了半辈子的戏，在舞台上饰演的不是关云长便是包文正，哪个不刚正节烈、气薄云天，哪个不疾恶如仇、豪爽侠义。而此时的他却似乎变成了一只惶恐的羔羊，哑了一般，怯懦地站在一旁发了瓷，在场的人也没一个站出来替他圆场说话。

刚才还满面春风与人打招呼的狗娃妈（全德媳妇）吓得发了蒙，看见丈夫在泮池爷斥责下的狼狈相，早已乱了方寸，想上前劝说又没有底气。她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怯怯地上前拦住丈夫，又转身低头朝着泮池爷嗫嚅地说：“三爷，这我知道……他死后是不能进祖坟的，我们这是……”泮池爷目光炯炯，银须飘飘，不怒而自威，一看是孙全德媳妇，立马满脸不快，提高了声音说：“凡是‘下九流’，活着也不能到祖坟来！今儿个是祭先人，不是羞先人来了！”一句话说得狗娃妈满脸通红，浑身不自在，羞得她恨不得找一个老鼠窟窿钻进去……

十二岁的狗娃子正和一群娃娃在野花丛中逮蛾子，忽然一个小伙伴跑

过来说：“狗娃子，那边有人打你大哩……”狗娃子一听啥也没说，一溜烟跑了过去。老远看见人丛中一个老头正推搡着自己的父亲，他怒不可遏地冲上去抱住那人的腿张口就咬。只听泮池爷“哎呀”一声弯下了腰。大家低头看时，原来是狗娃紧抱着他的腿不放。泮池爷见是个十岁左右的娃娃，也不知是谁家的孩子，既不忍心打，又不敢用脚踢，样子十分狼狈。这可把孙全德吓坏了，上前就扯，哪知狗娃啥也不顾，只是咬住不放。狗娃妈急了，一把捏住了狗娃的鼻子，狗娃透不过气才松了口。在场的人忙招呼泮池爷，这才发现泮池爷的裤子都被咬烂了，挽起裤脚，小腿上的牙印已渗出了血……不得了，这是冒犯族规的事呀！孙全德自知摊上大事了，他不知如何是好，一巴掌扇了过去，随着一脚把儿子踢出老远，这才回身跪在地上抚摸着泮池爷的伤口……狗娃妈见儿子挨了打心疼极了，把儿子拉到怀里，后悔没挡住丈夫的那一巴掌。再看狗娃子，只见他半边脸通红，嘴角被打出了血，可他依然双目圆睁，不但没有丝毫的惧色，还蹬脚扬手地挣扎着要往上冲。

孙全德见儿子不知好歹的样子，真的生气了，抡起胳膊还要打。这时，坐在地上的泮池爷忽然大声说：“住手！不能打娃……”说着在人们的搀扶下慢慢地站了起来，他撩起袍角一步一步地来到狗娃子跟前。狗娃子似乎还不解气，嘴里哇哇叫着，还挣扎着用小脚乱踢，幸亏他妈紧紧抱着不放，才没有再闯祸。泮池爷似乎并不生气，他把狗娃上下打量了一番，忽然笑了，爱抚地摸了摸他的头，伸出大拇指赞赏地说：“碎崽娃子，好样的！爷爱的就是这号烈倔人。”这时，站在他身后的祭祀总管孙满——一个身体壮实、三十七八岁年纪的人笑着凑过来对泮池爷说：“这就是我曾给你说过的狗娃子，去年夏天他一把将一个碎娃从牲口蹄子下拉了出来……”泮池爷随之一笑，又摸了一下狗娃子的脸蛋，不无赞赏地说：“就是他？碎崽娃子……”说罢，理了理袍服和胡须，抬起头庄严地说：“各位听着，执事者各执其事，收拾场面，摆放祭礼，乐人就位，正午时准时放炮祭奠！”说毕回过头来，态度明显好多了，敦促孙全德说：“娃娃留下祭奠，你必须离开这儿！”

晚上，孙全德一家闷闷不乐，连晚饭都没吃，孙全德怨恨泮池爷不给面子，也暗暗地恨自己。他知道唱戏就是穿“将相衣”、吃“下贱饭”的行当，属下九流，死后是不能进祖坟的，却万没想到活着也被从祖坟赶了出来。可他又一想，不干这一行干啥？偷人咱不会，抢人咱不敢。凭良心

说，干这一行又不少挣钱，自己的日子虽说比不上村里的大户，但在南孙堡也不算赖。再说了，“官打民不差”，泮池爷是族长，又是长辈，揍打自己两下也没啥。想到这儿，孙全德不生气了。

儿子今天的举动明明冒犯了泮池爷，当时真的把孙全德吓坏了，“冒犯族长”这可不是件小事，更何况是在稠人广众之中。泮池爷是谁？他是南北二堡的族长，当地有名的乡绅，连衙门的人见他都点头哈腰的。然而令他不解的是泮池爷不但没生气，反而赞扬了狗娃，还说他就爱这种烈倔人……孙全德把这事翻来覆去地想了又想，泮池爷从不轻易称赞人，在南孙堡凡受过他老人家欣赏赞扬的无疑是一种荣耀。想到这儿，孙全德心里舒坦了许多，一句话，扯平了……这时，狗娃已经睡着了，孙全德上前抚摸着儿子的头发，欣慰地望着这个并非亲生的儿子，心说，自己平时不常在家，很少和小家伙沟通，碎崽娃子烈倔着哩。没看出，这家伙还不是个平地卧的……

二

狗娃有狗娃的经历。四年前中秋节那天晚上，身怀六甲的全德媳妇正在烙月饼，忽听门外村巷里一片乱哄哄的喊叫声：“不好了！快看，快看，天狗吃月亮了……”不一会儿，就传来一阵击鼓敲锣的声音。全德媳妇心中一惊，挺着大肚子一摇一摆地出了大门，只见街上的人都惊恐地望着刚升空不久的月亮。她仰头一看，天空没有一丝云彩，可月亮的边上却出现了个黑影。此时村外还传来枪声和放火铳的声音，只听有人喊着：“吃了，吃了，开始吃了，鼓劲儿敲，声一大它就吐出来了……”那晚，各村堡寨的人疯了一般，一边呐喊，一边敲打着手里的响器。过了一会儿，天狗终于把月亮吐了出来，人们这才松了口气……那天夜里，全德媳妇做了个梦，她梦见一头怪物从空中直向她扑了过来，那怪物张牙舞爪，浑身长着金黄色的卷毛，狮子不是狮子，狗不是狗，张着个血盆大口，十分怕人。吓得全德媳妇战栗不已，出了一身冷汗，待她醒来时，只觉得肚子疼痛，

赶天明就生了个男孩，一家人高兴得不得了。因孩子出生在中秋节，一家人盼着他将来有出息，能给孙家带来荣耀吉庆，于是就给孩子取名孙金龙。

人说小娃娃“三翻六坐九爬扑”，这话不假，小金龙黑黑的头发，圆圆的眼睛，大大的耳朵，刚够上六个月就能用两只胳膊撑起身子向前爬了，一家人别提有多高兴。可谁知人有旦夕祸福，忽然一天孩子发起了烧，一连几天浑身潮红，呼吸急促、高烧不退，求医问药、扎针念佛都不中用。到了第六天，孩子浑身出了许多小痘痘，家人才知道是天花，可无论怎样请人调治，把精都成遍了，就是退不了烧，第七天晚上就没气了。这件事对孙家来说如同塌了天一般，一家人都崩溃了，尤其是全德媳妇，疯了一样，披头散发地跑到村外的土埂上，高举着双手，撕心裂肺地呼唤着孩子的名字。扶她劝她的人都陪着她流眼泪，一家人连同亲戚邻居都把精力集中在安慰和护理她的身上。

全家人食不甘味，一想起孩子就掉眼泪，凄凄惨惨、恍恍惚惚过着日子。就这样熬过了一个月，忽然有一天，全德他舅从灞桥那边领来了一个八岁左右的男娃娃，说是孩子他妈和丈夫拌嘴，为了一句话想不开跳井死了，孩子没人管才送人的。他舅想到了全德家的情况，就把娃娃给领来了。大家一看，这才怪了，这孩子黑黑的头发，圆圆的眼睛，大大的耳朵，和殇了的金龙一模一样，只是稍微有点儿瘦。亲戚邻居和全德一家高兴得跟什么似的，都说这娃是天生来补这个缺的。特别是全德媳妇，高兴得不得了，一把把孩子搂到怀里，又是亲又是疼，单怕别人再领走了。全德依照舅舅的吩咐给人家十块大洋外带五斗小麦，留下了孩子。自从有了这个孩子，全德媳妇就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了这个孩子身上，谁要说这孩子是抱养的她就跟谁急。在给孩子取名时，全德他舅说，那个娃娃的名字有点儿大，金龙，咱背负不起！全德媳妇忽然想起了生金龙的那天晚上“天狗吃月亮”的事和后来做的那个梦，想了想说：“狗娃，狗娃，就叫狗娃吧，越贱越好养。”从此这孩子就取名狗娃，全德媳妇也就被村里人称作狗娃妈。后来不知怎的，兴许是这里人读四书五经太多的缘故，读顺口了，总爱在人的名字后面加上个“子”字，除了孔子、孟子、老子外，还有麻子、瞎子、跛子、二流子和老妈子，还有叫马娃子、牛娃子和羊娃子的，于是村里人有时就把这娃娃叫狗娃子了。

狗娃子性子倔，哭起来声特别大，可非常机灵，圆圆的眼睛骨碌骨碌